

家园

| 东方红 著

中华书局

这是一个讲述中国老百姓的传奇故事
这是一段跨越百年沧桑的家园情怀
这是一首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壮丽赞歌
这是一幅展示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宏伟画卷
这是一部反映时代变迁与历史碰撞的巅峰力作

长篇小说

朱向前力荐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BAIHUAZHOU LITERATURE AND PRESS

浮园

【东方红著】

东方红 著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BAIHUAZHOU LITERATURE AND PRESS



目 录

contents

上部 夏风/1

中部 秋霜/49

下部 冬雪/167

尾声 春雨/311

主要人物表

刘耀祖——抗战前为绿宝茶庄老板，刘光宗的独生子、刘长生之父，抗战时曾为抗日将士捐资近二万两白银，土改时被打成地主，后闲居在家东方村，解放前夕去世。

刘长生——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刘耀祖与周冰二人的独生子，生于抗战爆发第二年。因受地主家庭的连累长期受到歧视，看尽世态的炎凉，至28岁时才在罗铁汉的关照下成家立业。故事的讲述人，全书以他家祖孙五代人为线索讲述了他家一百多年来所遭遇的风风雨雨与时世变迁。

罗采玉——刘长生之妻、罗铁汉之小女儿，一个品貌端庄、勤劳贤淑、尊老爱幼的农家妇女。她比丈夫整整小10岁，18岁那年嫁给刘长生，生有三女一子，大女儿刘观英、二女儿刘观莲、三女儿刘观芸、儿子刘观华。

刘观英——书中的主人公，刘长生之长女，一位具有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善良贤淑的东方美女，因其父患病辍学在家，后嫁给煤矿工人王纪宝。王因公致残后，她不离不弃，精心伺候他及其家婆郑训书一辈子，生育儿子牛仔。正是因为她美好的品德和行为演绎出了一曲又一曲当代精神文明的赞歌。

刘观莲——刘长生之次女，师范毕业生。先嫁与韩星为妻，生一儿子韩寒；与韩星离婚后再嫁给沈阳，生女儿沈小凤。

刘观芸——刘长生之三女儿，文艺学校校花，聪明漂亮、活泼大方，其夫高山，生儿子高原。

刘观华——刘长生之小儿子，大学毕业生，后娶妻生子，生活幸福美满，并没有因为其大姐在娘家生孩子而把他的福气带走。

王凤安——刘观英的家公，英雄煤矿老矿工，一位善解人意的大好人，提前退休后让其子王纪宝接班，后因其家庭变故而屈死。乡亲们为之叹息，该死的没死，不该死的却死了。

郑训书——刘观英的家婆（亦称婆母），一位封建思想极为严重的农村妇女，对儿子娇生惯养，对儿媳尖酸刻薄，鸡蛋里面挑骨头，一心想要儿媳生子传宗接代。为此，常无事生非，弄得邻里关系恶化、全家鸡犬不宁。后因脑溢血瘫痪在床，被儿媳刘观英精心伺候，颐养天年。

王纪宝——刘观英的丈夫，王凤安、郑训书二人的独生子。从小被他娘惯坏了、宠坏了，成天和社会上不三不四的人混在一起，干那偷鸡摸狗的勾当，是一个头顶生疮、脚板流脓的坏小子，邻里乡亲称之为“极宝”。接他爷的班后改邪归正，浪子回头金不换，成了一名优秀的矿工。后因公致残，其妻刘观英不离不弃，对其忠贞不渝，精心伺候。

牛 仔——刘观英与王纪宝的独生子，与牛霞从小青梅竹马，后考入清华大学硕博连续研究生。

沈 阳——赣鄱监狱副监狱长，刘观莲的同学及再婚丈夫。

高 山——小学教师，刘观芸的丈夫，一位胸怀宽广、德才兼备的全省优秀教师。

南 正——英雄矿务局党委书记、局长，王凤安的战友，王纪宝政治上的引路人。

牛 二——上世纪六十年代生人，曾拜刘汉卿（号称“江西第一师”）的徒弟熊桂林为师，学得一身好武功。因高考落榜而参军入伍，在部队一干就是十九年。退伍后任桐林镇联防队队长，牛霞的父亲。

黄素梅——牛二的媳妇，刘观英的铁姐妹，与牛二共同生育女儿牛霞，心地正直善良。

牛 霞——牛二与黄素梅的独生女，从小与牛仔青梅竹马，后考入北京大学研究生。

吴俊全——刘观英的同学与初恋朋友，考入哈尔滨工程学院，大学毕业后入伍先后任副连长、连长、副营长、营长、副团长，转业后任桐林镇党委书记，因作风正派、工作突出、成绩优异，后升任某县副县长。

毛三嫂——东方村一带有名的红娘，为许多有情人穿针引线，她有一副助人为乐的热心肠，敢于仗义执言，善于化解矛盾，刀子嘴、豆腐心，是一位刀尖上跳舞、海浪里冲锋的女汉子。

赖 三——桐林镇一位个体医生，颇有几分本事，擅长治疗疮毒、跌打损伤，可他却不务正业，把一个好端端的经念歪了。他是一个吃喝嫖赌、五毒俱全的罗汉赤膊鬼，多次陷害刘观英。害人终害己，最终，他成了一条流落异地他乡、人人喊打的丧家之犬。

地球自诞生那一刻起昼夜不停地绕太阳旋转了45亿5000万圈，它像个已过而立之年却依然在田径场上进行万米马拉松比赛的长跑运动员样正喘着粗气，它真希望停下来歇息歇息，哪怕歇息一刹那，它实在太累、太累了，累得连自身也负荷不起。它也像个正在哺乳的母亲，任凭人类这一高级灵长类聪明而又愚昧的动物贪婪而又十分自私地吸吮着它的乳汁；无论它怎样豁达怎么无私怎样胸怀宽阔怎么奉献，人类都对它毫无一点感恩之情，毫无一点怜悯之心，在它身上肆无忌惮地吸呀、挤呀，把原本丰腴美丽的身姿吸挤成了皮包骨，人类唯一的生存家园似乎被他们自己也可能真的毁在他们的手上。地球像一只上了发条的陀螺，据说只有绕太阳旋转100亿圈的功能，到时它会因为失去足够的能量而真的歇息下来，那时它将像一个行将就木的老人带着它的忧伤、带上它的遗憾，带走它被人类索取后仅剩下的没有一丝血肉的骷髅掉进冰冷的万劫不复的黑洞之中。那时，整个人类也将自行毁灭，整个世界的一切将化为乌有。

我是从母亲肚子内掉下来到这个地球上随它一同绕太阳旋转了22圈的一个炎炎夏日的星期天的中午偶尔碰上了刘长生的。那时，他比我从她母亲肚子内掉在这个地球上绕太阳先转了整整24圈。不知是地球旋转得太快还是太慢的缘故，我第一次见到他时，他身体十分地强壮，高大魁梧的身躯就像一座山一般挡在了我前头，我只能仰视他。虽说如此，但他却是一个十分沉静稳重的人，他不善言语，似乎也不善交际。不过，我从他那张矜持而又肃穆的国字脸上觉得他是一位经历非凡、经验丰富的非等闲之人；我也从他布满细密皱纹的额头上读出了他在随地球绕太阳转这46圈过程的艰辛；我还从他那双乌黑明亮的大眼睛和那饱满的天庭看出了他是一个充满智慧的人。不知是哪位先贤曾经说

过这样一句充满生活情趣而富有哲理的话，人与人之间见面第一眼至关重要，它大多决定相互间日后是否继续来往，是否成为朋友。我和刘长生就是在一次不经意之间的邂逅中产生共鸣而成了忘年交的，我们俩原本生活在同一县分属于南北两个乡镇管辖的村落，中间被一条大约二百米宽的锦河隔开。我和刘长生如果按照中国古代十二生肖的属相来说，都属虎。中国有句古话，叫作一山不藏二虎，两虎相争必有一伤。几十年过去了，我们大小两只虎不但没有谁受伤，反而在一起相处得十分地和谐，彼此成为十分要好的朋友。记得小时候，我曾多次跟随父母及哥哥姐姐步行去县城，打从他家门口经过，不少次被那凶恶的狗追赶得狼狈而逃。村旁道口站着不少看热闹的村民，有的捧腹大笑，有的驱赶狂犬，或许他是其中之一。不过那时，我们彼此都不相识。

记得那是盛夏一个酷热难耐的中午，我骑自行车从县城去看望父母，家里来电话，母亲生病了，我的心比屋外的阳光还焦躁10倍。我在灼热的阳光下几乎用尽当年躺在母亲怀中吃奶的劲头拼命地踩上脚踏板，自行车就像离弦的箭一般向前飞驰。那是一辆不久前我二哥送给我的江西本省产的“箭牌”全包链26型轻便自行车，大概有九成新。那年月，“凤凰”“永久”“飞鸽”牌的轻便自行车是紧俏商品，需要凭票供应，一张票证可卖上40至50元，比我当时一个月的工资还多。像我这样家境贫寒、地位低下的乡镇公务员是没资格弄到一张这样的票证，更舍不得花这么贵的大价钱去买它。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当时买一辆“凤凰”牌轻便自行车市场价为一百七八十元，连同买票的钱加起来得花上我不吃不喝足足半年的薪水。我当时正值志学之年，几乎日思夜想着拥有这么一张购买名牌自行车的票证，时常夜晚做梦也梦想着这件事，整个人像着了魔一般。然而，这一梦想一直没有实现，直至我结婚生子后也没拥有过它。心中虽有至今挥之不去的遗憾，但永远珍藏着二哥给予我的那份沉甸甸的兄弟情谊。

自行车在崎岖不平的山道上飞速前行，我和自行车就像一艘大海中随波飘动的小船上下起伏在沙石路上。天空蓝得像一块刚刚染过的布，没一丝儿云彩，头顶上的太阳活像是一位饱经世事沧桑的老人，毫不吝啬地向地球洒下阳

光。此时此刻，阳光对地球投下太多太多了，就像一盆火悬在人的头顶一般，地球被这盆火烤得像一个蒸笼。我上气不接下气，喉咙内冒出一股股白烟，四周一阵阵热浪扑面而来，那风也像刚从锅炉内烧出来一样，整个人快要窒息。我恨不得立马变成一只鸟儿随风飘去，飘越田野山川，飘过锦江，飘到母亲身旁。不知是天气炎热高温还是我用力过猛，当骑至东方村附近时，只听胯下“嘭”的一声响，自行车就像一只泄了气的皮球软不拉叽地瘫了下来。我感觉情况不妙，下来一看不禁脱口叫了声“糟糕！”向下一看，原来是车的后胎爆裂了。我朝四周看了看，一望无垠的田野上到处是刚刚栽插的二晚绿油油的禾苗，那嫩嫩的叶片也被炽热的阳光晒弯了腰。真是屋漏偏遭连夜雨，船烂又遇顶头风。我扶着烫手的自行车朝天空望了望，那阳光就像一支支利箭刺痛了我的双眼，顿时头晕目眩，天昏地转。我推着自行车喘着粗气向前蹒跚地走着，身上的毛细孔几乎全部张开，一个劲地向外喷涌着汗水，衣裤几乎完全贴在肌肉上，就像被大雨淋过一样。阳光与汗水交替发生物理反应，衣服一会儿干一会儿湿，干了又湿，湿了又干，整个身体快要虚脱了。走了半个多小时，只走了一两公里的路程，只见眼前一黑，“扑通”一声倒在了地上。不知过了多长时间，这才苏醒了过来。当我睁开眼睛时，我已躺在了一个陌生农户家中的竹床上。一位面容俏丽的十六七岁的姑娘正挥动着一把用棕叶做成的扇子坐在竹床边的小凳上为我一边扇凉，一边驱赶嗡嗡乱叫而飞的苍蝇，她见我醒来朝我微笑地点了点头，那白里透红的右脸上深深地嵌着一个小酒窝，美极了！我完全陶醉在她那桃花一样美的笑脸上，向她报以甜甜的笑容。她看了我一眼后两脸羞得“唰”的一下红得像一颗快要掉到地上的苹果，然后丢下手中的棕扇转身飞也似的向门外奔去。随后传来了她那悦耳动听的银铃般的叫喊声，爸，他醒来了啦！

不一会儿，一位身材高大体格健硕的中年汉子端来一碗薄荷茶来到了我的跟前，他躬下身子将我从竹床上扶起，把薄荷茶递到了我的嘴边，茶是凉的，一股清香味扑鼻而来。显然这茶是事先早已煎制好的，也是专门为我解暑的。我喝下了清香可口的凉茶，顿觉神清气爽，一股热流暖遍全身，浑身有了力

量。我十分感激地望着眼前这位中年汉子，知道这是在他的家，自然是他背回了我，但不知他是怎么弄来自行车的，更不知自行车眼下怎么样。我一骨碌地从竹床上爬了起来，从天井内的阳光照射角度判断出当时在下午两三点钟，我从晕倒到醒来足足有一个时辰之久。你，吃了午饭再走吧？中年汉子朝我微笑地说道。随即，他又朝门外喊道，观英，快把锅内的饭菜端过来！大叔，我早已吃过饭了，谢谢您！我、我要走。我是先语速过快地说出了前半部分，后面一句吞吞吐吐，说得有点难为情。显然他听懂了我的意思，迅速转身从旁边的房间内推出了早已修好的自行车交到了我的手上。望着他，我顿时热泪奔涌而出，眼前一片模糊。当推着自行车出门时，恰好与端着饭菜的先前替我扇扇纳凉的姑娘碰了个正着，自行车的前轮差点撞在她白里透红的左手臂。我满怀歉意地望着她，她微笑地朝我点了点头。借着这个机会，我贪婪地在她身上浏览了两遍，这才发现她就像古典小说中描述的美女，从她那丰腴的胸脯、颀长的身材来看，她早已过了豆蔻年华，像一朵快要成熟的冰清玉洁的白莲。我还抬头看了看刚刚走出的那幢房子，那是一幢具有两个天井22根大屋柱七扇8间古色古香的大土屋，从屋的结构与陈旧程度来看，它起码比我父亲的年龄要大。我顾不上这么多，与中年汉子打了声招呼后迅速骑上自行车从村上飞奔而出，脑海里只留下了他憨厚的笑容。

糟糕！自行车修理费忘记给他，中年汉子的名字也忘记询问。我骑在自行车上用左手拍了拍自己的脑袋，悔恨自己毛毛草草连起码的常识与礼节也没有做到，生怕人家责怪自己是一个过河拆桥、忘恩负义的人，顿时，一阵酸甜苦辣涌上心头。我长叹了一口气，老叔，对不住了，咱们后会有期！我回头朝身后那丛渐渐远去越来越小越来越模糊的绿树掩映的村寨看了看，把心中的那股难以名状的惆怅与牵挂随着炽热的阳光传递过去。

在母亲病好后的夏末又一个星期天的下午，太阳露出淡淡的光芒，慢慢地向西方走去。远处的天空汇聚了棉絮般一朵又一朵白云，西南方向刮起了一阵阵风儿，偶尔响起了一声沉闷的雷声。在母亲的催促下，我去圩镇上买了两瓶四特酒、一条“庐山牌”香烟带上全家人对中年汉子一家的深情厚谊哼着电影

《小街》中的主题歌骑上那辆“箭牌”自行车乘船过锦江沿河堤像离弦的箭一般向东方村飞去。

那动听优美的旋律从我口中飞出——

啦啦啦啦啦啦，

啦啦啦啦啦啦，

啊啊啊啊啊啊，

呜呜呜呜呜呜，

在我童年的时候，

妈妈留给我一首歌，

没有忧伤，

没有哀愁，

唱起它心中充满欢乐……

在我的记忆里，除家乡之外，我长这么大还没有像今天这样对一个与自己毫不相干的异乡怀有如此的眷恋之情，真不知是对中年汉子的报答之情还是对他家姑娘的相思之情，抑或二者兼而有之。

当我推着自行车来到东方村走近他家时，正值中年汉子一家坐在土屋前的那棵大樟树下采摘花生，天空中不时传来他家爽朗的说话声，里面不时夹杂着银铃般的欢笑。我按了一下车铃，那丁零零声打断了他家的欢笑，全家人的目光就像一束束空中的闪电集中射向了我，浑身一下子不自在，好像有无数根钢针扎在身上。中年男子显然认出了我，忙站起身拍了拍手上的尘土向我走来。我放好自行车提上烟酒向他迎面而去，鼓足勇气大声叫喊道，大叔！随即将礼物递了过去。中年汉子睁大他那双虎眼不解地问道，你这是干什么？给你的，一点薄薄意思。这不是小看人吗？你给我拿回去！话音里带着十二分的责备。我闻听一时语塞愣愣地望着他不知说什么才好，心头像泼了一瓢冷水，冷汗从全身毛细孔中沁了出来。看你的，这么热的天让人家小伙子站在外面，先进屋喝茶再说吧。大婶在一旁为我解了围并从我手上接过了烟酒在头前带路，我随他们夫妇俩一同进屋去了。

乌云在翻滚着，就像一匹匹战马从四面八方朝东方村奔驰而来。顿时，天空雷声大作，电光就像一条条飞舞的银蛇在天空中闪耀，发出耀眼的光芒。豆大的雨点打在瓦上“啪啪”作响，人不留客天留人。我本应小坐片刻后说上几句客套话起身告辞的，老天爷却偏不让我离开。从内心来说，我也不想一时半会儿离开那儿，一是向他们一家子表达表达我心中的谢意，二是望着他家那花儿一样玉儿一般的三个姑娘心里想多看一眼。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如果她们三个中的任何一个走在城里的大街上准会被人认为是那个当官有钱人家的闺女，回头率肯定百分之百。不是有句“儿子要贱养，女儿要富养”的俗语么？要不是自己亲眼所见，百分之百不相信她们生长在这贫穷的小山村。“诗经”上有一句“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的名言，我只是望文生义，将它铭刻在心。我当时正值青春年少的黄金季节，对异性的美有一种特别的追求与向往，尤其是像我这样一个又矮又黑又瘦几乎被爱情遗忘的三等残废的男人心中涌动的不只是奢望，更多的是好奇。我从观察谷仓和箩筐中得知，中年汉子的名字叫刘长生。我还从这幢与周围所有房屋具有不同建筑风格与年代的古建筑中读到了许多历史信息，读出刘长生祖上富裕的生活，心中也涌起了一个又一个难解之谜。

不知是我的真诚打动了他，还是我的幼稚让他好奇，吃过晚饭后，在昏暗中他就拖着我的手坐在清凉幽深的厅堂的竹床上，许久没有吭声。从天井外时不时闪进的明亮耀眼的电光中，我发现他正在端详着我，少顷，他划亮了一根火柴，将油灯点上。借着昏暗的油灯，他仔细看了看我的左手，又望着我全身轮番地端详了好一阵，突然问道，还没结婚吧？我没有吭声，只是默默地点了点头。接下来，他又问我，你是老师吧？我还是没有吭声，却摇了摇头。不知是想诱导我说话还是想寻找什么把柄，他停了片刻，严肃而又十分有把握地说道，你命中带文曲星，不是大学生起码也是个中专生，绝对不是一个像我这样的种田人。我坦率地告诉你，你两年内会找到对象，三年内会结婚成家。我听后“扑哧”一下笑了起来，心中想道，你见我鼻梁上架一副眼镜像个知识分子就把话来忽悠我，真是雕虫小技！我想当面戳穿他的话，但碍于情面没有这

样做，只是出于礼貌狡黠地笑了笑，然后装出一副可怜的样子骗他，说道，大叔，你抬举我了。我前几年高考落榜没有考上，现在在县城一家工厂打工，你看我一身墨黑，除了这副眼镜哪像个读书人，找对象的事更不用说，恐怕丈母娘还没生呢！他狐疑地看着我，见我搭了腔便来了神叽里呱啦像倒豆子一般接过了话茬，你在骗我，没有说实话。我可实话告诉你，你不但是个读书人，还是个有名望的人，有贵人扶助，公社书记可以当得到，副县级嘛可得攒劲。我还告诉你，你丈母娘早就生了，而且……孩子都不错。好啦、好啦，天机不可泄漏。他打住了话头，迟疑片刻后接着说道，不过，你这辈子注定劳劳碌碌，像我一样需经不少磨难、需吃很多苦，不是享福的命。正应验了老古说的那句话，为人不自在，自在不为人。你不信？等着瞧。大叔，我又矮又黑又瘦，虽不是武大郎，也算是个三等残废。你的话打死我也不信！我拼命地摇着头，眼前那张本不怎么熟悉的脸孔又模糊起来。他一听急忙解释道，相书云，有相无心相随心灭，有心无相相随心生。你心地善良、为人诚实，广结善缘，必有厚报。你这真不懂！我听后不明就里，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要不是上一次他救了我，还真以为他是个江湖骗子。我的笑声对他来说是一种耻辱，那张古铜色的脸变得长长的像麻花一样顿时扭曲起来。突然，他像一头被激怒了狮子朝我咆哮，你真是狗咬吕洞宾不识好心人！我曾得过真传，从不轻易替人看，但屡试不爽，从没失过手。说句别人爱听你又不相信的话，我是看得你起咱们俩有这个缘分才替你看，要是换个别人的话，他抬轿子来请我去我也不会赏他的脸。你是不知道，这样的话是改革开放的今天才可以说，要是在过去“文化大革命”早游街示众了。你这个人真是的，给脸不要……他似乎感觉自己把话说过头来了个急刹车，没有把最后那个脸字说了出来，态度也温和了许多，接下来像是对我说又像是自言自语，反正八九不离十，信不信由你。听了他这番话，我依旧半信半疑，为了打破僵局缓和一下我和他之间的氛围，也是出于好奇，我笑盈盈地朝他问道，大叔，你既然看得这么准，干吗不坐到县城石桥头去？也好挣几个钱贴补家用呗。他听后一本正经地说，我才不去挣这样的钱！这样的钱虽然也来得正道，但在别人眼里却是认为在骗。你知道人是感性动

物，也是理性动物，大都喜欢听顺耳的好话，这也是人之常情。你想想看，每个人的命运不一样所显出的相貌也不一样，如果给一个命运相貌好的人看相，他听到好话自然高兴；倘若给一个命运差相貌不好的人看相，他听到不吉利的话心里不高兴是肯定的，要是他一时想不通真的弄出个三长两短的事来，岂不损了阴德？这看相算命要讲真话，不能去阿谀奉承干那坑蒙拐骗的勾当，我这个人性子直说起话来不会拐弯抹角，更不会阿谀奉承，何必为这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的几个臭钱惹出什么是非来？况且，干这营生名声不好听，更怕损了阴德而影响了儿孙后代的福气。那些坐在石桥头看相算命的有几个真正有本事的人？不是我贬低了他们，都是些不学无术只懂得点皮毛的角色，真正有本事的人不会坐到那儿去，这就叫真人不露相、露相非真人。年轻人，你懂么？我听后恍然大悟觉得他说的话不无道理，但对他替我的预测的那些话始终持怀疑态度，权当是耳旁风。不过，对他的丰富阅历还是蛮感兴趣，我依旧一本正经地端坐在那儿继续静静地听他说话。

这时，有两三只蚊子在四周“嗡嗡”地飞了起来，打断了他的话语，其中一只飞在我的颈脖上狠狠地咬了一口，顿时皮肤痛痒难忍。我拼命地抓了好一阵子，不一会儿，一个大红包鼓了起来。他见我挠痒的窘态知道是怎么回事，哈哈大笑道，你看你看，你这态度连蚊子听了都反感，怎会不咬你？哈哈哈哈哈，这也算是对你的惩罚吧。你看我坐在这儿，蚊子不挨我的边，它们休想占我的便宜。我被他笑得两脸通红，所幸灯光太暗看不出来才避免了许多尴尬。我见他如此开心也开玩笑地回敬了一句，你的年龄比我大自然皮肤比我厚，蚊子当然不会叮你，我到你这年龄时蚊子也肯定不会咬我的。他听后反驳道：脖子的皮肤比你厚，难道脸皮也比你厚么？话音未落，身后传来了一阵银铃般悦耳的笑声，那声音听起来就像喝了幽深的山谷内涌出的甘泉顿时心旷神怡。我循声望去只见漂亮的刘观英穿着一身花格的确良上衣从侧门进来，我看到了她那美丽的脸容笑得像夏天的月季花一样灿烂可爱，我还闻到了她身上散发出来的阵阵清香。我和刘长生不知她笑什么，许久，才缓过神来。原来，她没有听到我前面说过的话，只听到刘长生后面说的“脸皮厚”的话语才让她忍不住发

出了在我听来像磁铁一般吸引力的声音。我与其说被刘长生那句话逗笑了，倒不如说是被刘观英的笑声所感染。我猛然发现刘长生这个大女儿不仅人美，声音也美，简直让人心醉，望着她走进闺房的靓丽身影心里甜滋滋的，真恨不得变成一只蚊子钻进她的闺房里去。

刘长生把这一切尽收眼底，指着他大女儿的背影用试探的口吻问我，怎么样？这孩子还行么？我不知他说这话的真正含义羡慕地夸赞道，大叔您好福气，生的三个女儿都像花儿一样玉儿一般，真是人见人爱。刘长生听后心花怒放，从他那堆满笑容的脸上看得清清楚楚。只见他满面笑容地望着我好大一会儿不肯说话，看得我浑身不自在，毛细孔张得很开，额头上沁出细密的汗珠。许久，他才吞吞吐吐地说道，观英这孩子明年高中毕业成绩还不错，能考上个师范、卫校什么的有份工作更好，没考上也让她学门什么养家糊口的手艺。如果你、你看上了不嫌弃的话，就把她……他顿了顿片刻接着把剩下的话像挤牙膏一般挤了出来，就把她许配给你！说罢，迅速低下了头不敢看我。我听完后脸上火辣辣的，内心一阵骚动掀起了一阵阵波澜。平心而论，这样一位人见人爱的姑娘配我是绰绰有余，要不是自己有份工作的话，说什么也别去做这个梦。我心中想道，本人好不容易考上大学跳出了农门、脱离了农村、有了一份工作，如果找一个农村姑娘不等于白读了大学么？因现今中国社会小孩出生跟随母亲上户口的，倘若没本事或没机会参加高考，生下的孩子只能在农村务农，整天手握锄头去修理地球……我沉默了许久，才从牙缝中挤出了一句话，大叔，待她高考后再说吧，别让她分了心。这话既是安慰，也是一种搪塞。刘长生是个极为聪明的人，他见我说话支支吾吾，心中早已是瞎子吃麻丸——心中有数，只是笑了笑说，没事，我家观英高攀不上；不过，买卖不成仁义在，我有一个小小的请求，不晓得你愿意不愿意。日后你我成为朋友，当然最好是翁婿，实在不行认个亲也行。说罢，他那双忧郁的眼睛紧紧地盯着我，放出了一股亮光，似乎要穿透我的心。为了不使他大失所望，既是出于一种礼节，也是为了不使具有吕洞宾一样好人之心被误认为咬人之犬，我不假思索地点了点头。

顿时，现场空气像凝固了一般，抑或像站在三伏天太阳底下茫茫沙漠上，我那宽阔的额头上滚出了豆大的汗珠，脑袋“嗡”地像是被炸弹炸开，脑细胞似乎顷刻间被炸掉了，一片空白，就像一张刚从造纸厂拖出的纸。

刘长生看出了我的尴尬，只片刻工夫便笑道，你别在意，我只是说着玩的，你权当开玩笑。说罢，拍了拍我的肩膀哈哈笑了起来。他笑的时候，我注意到他嘴巴内两排洁白整齐像石榴一样细密的牙齿，从这就可看出他的出身与众不同，至少不是一个贫寒的普通农民家庭，孩提时享过福的，曾经得到过祖上的福荫。不过，我还注意到从他那张饱经风霜的国字脸上隐隐约约感觉到他身上有和别人不一样的经历。他像一本深奥难懂的《易经》，令人神秘莫测，心驰神往……

我要感谢老天爷赐降的这场暴风雨，感谢父母亲生下了我这颗猎奇之心，感谢刘长生与我相遇的这次缘分，让我才有幸坐在这幢有百年沧桑的古屋内与他聊天，听他讲述发生在他家及他身边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故事。这个故事从夏讲到秋、从秋讲到冬、从冬讲到春，他从一个中年汉子开始讲起，一直讲到了白发苍苍的耄耋老人。我是他的忠实听众，也从一个血气方刚的年轻小伙子听到了天命之年，我是听着他的故事渐渐成熟起来，也慢慢变老的。

或许是有缘千里来相会的缘分，或许是我的诚心打动了他，刘长生在那个夏末的大雨滂沱的傍晚一直讲到第二天黎明。他在讲故事时发出的一声声叹息宛如天空中的一声声惊雷，他那沧桑的人生轨迹恰似那一道道闪电，他那双乌黑明亮的大眼睛就像两朵蕴含着雨水的厚厚云团时而大雨滂沱时而绵绵细雨。

“唉，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刘长生长叹了一口气后望着天井旁边那只镶嵌在斜梁上的小狮子开始讲述发生在他家那马拉松式的平凡而又传奇的故事。

这要从我的祖上说起。我出生在名门望族，两千多年前，祖上是与项羽楚汉相争后来得天下的汉高祖刘邦的第七个皇子建成侯刘拾，传至我公公刘光宗时，已是第65代孙。那时，正值慈禧太后垂帘听政，刘光宗凭借着祖上的阴德与个人的聪慧在福建开了一家茶庄，专门经营武夷山下的铁观音，几十年过

去，积攒了殷实的家底。刘光宗随着时光的流逝身体渐渐不支，为了使自己辛勤创下的这份家业发展壮大，光耀门庭，他一反常态改变了让自己的独生子刘耀祖科考入仕的初衷，硬生生地把他从考场上拉到了商场。为此，刘耀祖哭了三天三夜，整整半年没有叫刘光宗一声爸爸。

武昌起义的枪声敲响了腐朽没落的清王朝的丧钟，也融化了刘光宗爷儿俩心目中结下的坚冰。刘耀祖庆幸自己没有走科举那条路，打心眼里佩服他爷的高瞻远瞩与英明决策。刘光宗告诉他的儿子、我的父亲刘耀祖，凭自己的才学，清末最后一名状元可能不是刘春霖而是他刘光宗的；凭自己的性格与一腔热血，戊戌变法中的六君子或许不是刘光第而是他刘光宗。当年自己为什么没有去参加科举考试，就是因为官场险恶、变幻莫测，而走了经商这条道。如今没有让他去读书入仕，就是想让他也远离官场，子承父业，去做好茶业这门生意。此时，刘耀祖这才真正悟出了他爷的良苦用心。刘耀祖打自接过他爷“绿宝茶庄”这副担子后励精图治、专心经营，茶叶生意从福建做到了山西、内蒙古、新疆，白花花的银子像水一样流进钱库。刘光宗是一个舍得添置家产的人，他趁着自己身体硬朗从钱库中取出好几千两银子在老家东方村做了这幢七扇22柱八间两个天井的大土屋，购买了一百二十多亩水田，拼死拼活为子孙后代积攒家业，好让他们日后过上无忧无虑的幸福生活。

刘耀祖经营茶庄挣了不少钱，生意兴隆，财源滚滚。然而，商场得意的他却整日愁眉苦脸、忧心忡忡。结婚多年，老婆至今没有开怀，膝下无子。眼看自己和父亲两代人辛辛苦苦舍生忘死积攒下的几十万贯家财就这样白白留给人。古人云：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刘耀祖每次回到老家，年迈的刘光宗夫妇都是一把鼻涕一把泪地拉着他的手千叮咛万嘱咐。

刘耀祖的命是土命，是与中华民族的命运息息相关。记得那是“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后，日寇发动了侵华战争，整个中华民族生灵涂炭，民不聊生。这一年，他算是背时背到了底，倒霉倒到了盐罐内生蛆。四五月份，正是采茶、收茶的黄金季节，刘耀祖花了半个家当收了200余担上等好茶，雇了100多匹骡马，请了五六个帮手一同运往内蒙古。当七月初行至北京附近时正好碰